

民国笔记小说大观（第四辑）

花随人圣庵记忆（二）

● 黄 濬 著

山西古籍出版社
山西教育出版社

民国笔记小说大观

黄濬 著 霍慧玲 点校

花随人圣庵摭忆(二)

山西古籍出版社
山西教育出版社

数字图书馆
PDG

花随人圣庵摭忆

黄 濬 著

*

山西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(太原市建设南路 89 号)
山西教育出版社

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34.375 字数:633 千字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 000 册

*

ISBN 7—80598—275—9

1·141 定价:(1—2)52.00 元

二三七 李后主澄心堂纸

予所记制纸沿革，同曹孙君希文尝叩今日尚有澄心堂纸否？予率然曰：“当已亡之矣。”既而思之，洁好之纸，必不易逢，然宋、元之名人墨迹，存天壤者尚不少，其中必有以澄心堂纸书之者，特不能辨别之耳。近读会稽金埴所著《巾箱说》，适得一证，亟录之。《巾箱说》云：

予家有世传李后主澄心堂纸一番（内有经纬），乃曾王父太常府君所珍，世父子彛讳炯公藏之数十年，从不以示人，予未一见也。弟墨香（堂）携之至长安，诸名公卿索观者，日日履满。陈太守（奔禧）香泉不惜百日之功，手书册子十帧与予弟易之去，而题诗于一帧之后曰：“南唐澄心纸，一番值百金。当时欧与梅，品题赫艺林。更有黄白麻，用之宣玉音。桑根兼布头，古制不易寻。子族浙东旧，遗滕储夙购。面腴滑泽颜，中含经纬皱。落墨心手融，腻欲贴肌肤。我以书易之，行押劳爬梳。若赏幽深际，应求古雅馀。追慕护机难，肱篋呈琼琚。曾闻一鹭字，满价五十万。兴到罢磻村，群鹤即酬愿。恍得家法传，脱手复何恨。”墨香素工书，虽轻弃先人法物，而从此尽得香泉衣钵。其书署香泉名，香泉几不能辨，尝举以示人曰：“得吾书法者海内十八家，吾儿第一，次则金墨香矣。”

按金苑孙与陈六谦同乡里，故墨香以纸赠陈，以易其笔法。陈官止南康知府，不知何以能以纸进御，度必

经南书房翰林之手。据此则乾隆御笔中，必有一幅为澄心堂纸无疑。就金所记测之，高宗下笔时，亦必言为南唐之纸，故宫尚存此帙与否，尚无可考，然清时尚有此纸则断乎不谬也。又按李后主制纸，本名玉屑笺，求匠于蜀，于江南选水，惟六合最宜，即其地制之，藏于澄心堂，故名。澄心堂，即今内桥中兵马司遗址，见《稗史类编》及《五代诗话》。南宋以后不多见，明郎瑛《七修类稿》云：“澄心堂纸，陈后山以为肤如卵膜，坚洁如玉，此必见之而言之得如此真也。予尝见一幅，坚白则同，但差厚耳。”是明人犹间有此物。清则舍金苑孙所记外，不闻详之者。晚清缪小山号为精鉴，而《云自在龕笔记》亦只云：“澄心堂纸光滑腻，故刘原父云：‘断水折圭作宫纸。’李伯时作画，好用澄心堂纸，尝见旧时真迹，亦莫能辨。”艺风此言，盖谓李画虽识真，而所用究为澄心堂纸与否，亦漫无依据，不敢资以断定。然则即云澄心堂纸已亡，亦非不合理之论断也。

二三八 曾国藩致曾国荃家书原稿三通

叔章近购得曾文正与其弟忠襄家书三通，盖同治三年夏间所作，以行世本书校之，有一通未辑入，余二通皆经删改。其一云：

沅弟左右：廿夜接十七夜来信，不忍卒读，心血亏损，

如此愈持久，则病愈久愈深。（幸每信字迹到底不懈，每次占六壬皆好。）余意欲奏请李少荃前来金陵会剿，而可者两端，不可者两端。可者，一则渠处炸炮最多而熟，可望速克；一则渠占一半汛地，弟省一半心血。不可者，少荃近日气焰颇大，恐言语意态以无礼加之于弟，愈增肝气，一也；淮勇骚扰骄傲，平日恐欺侮湘勇，克城时恐抢夺不堪，二也。有此二者，故余不愿请来与弟共事。然弟心肝两处之病已深，能早息肩一日，乃可早痊一日，非得一强有力之人前来相助，则此后军事恐有变症，病情亦虑变症也。特此飞商，弟愿请少荃来共事否？少荃之季弟幼荃气宇极好，拟请之日内至弟营一叙。弟若情愿一人苦挣苦支，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，则飞速复函。余不得弟复信，断不轻奏先报。俟俟详复，即问近好。国藩手草。四月廿夜。

按：此信《家书》卷九内已删去。其二云：

沅弟左右：十二日接弟劝纪鸿乡试之信（纪鸿定于六月廿二日回湘乡试，以副弟殷殷期望之意），字秀劲而有静气，知弟病体大愈，因复一缄，商请少荃来金陵会剿，十四日因接初八寄谕，又去一咨一函商少荃会剿之事，十五日又将余与少荃之一咨一函专戈什哈送至弟处转递，想均到矣。夜来又细思少荃会剿金陵，好处甚多，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。后之论者，曰润克鄂省，迪克九江，沅克安庆，少荃克苏州，季高克杭州，金陵一城沅与荃各克其半而已。此亦非甚坏之名也，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？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？如弟必不求助于人，迁延日久，肝愈燥，脾愈弱，必成内伤，兄弟二人皆将后悔。不如及今决计，不着痕迹，

望弟将余与少泉一咨一函递去，弟亦自加一缄。待弟复信到日，余即会弟衔覆奏。少泉将到之时，余亦必赶到金陵会剿，看热闹也。顺问近好。国藩顿首。五月十六日。

按：此信删一百零九字，尤妙者“看热闹”三字节去。其三云：

沅弟左右：三日未接弟信，不知弟身体何如，接吾十二暨十四五六日各信，不更加焦灼增疾否？余闻昌岐言，弟精神完足，小恙无碍而放心。闻曾恒德、刘高山言（十四自金陵归）弟病势不轻而悬念。见弟信劝科一乡试，字迹奇润，而喜慰。见弟信，言贼米日发一斤四两，而忧灼。春霆过此，其于吾弟感激钦佩，迥异寻常；厚庵于弟亦契合无间言。故余十五日与少泉之一咨一信，惟愿弟之速送；又惟恐弟之竟送，反复无定，为弟所笑，亦必为弟所亮也。今日命纪泽赴金陵省视老弟，余于六月初间亦必往，兄弟鬯叙。届时少荃若到，余即在彼，不遽回皖；如少荃不到，余即坐轮船速归。总之，弟以保身为主，无论少荃与余会剿与否，于弟威名微减，而弟之才德品望毫无损也。顺问近好。国藩手草。五月十七。

此信共删二十二字。按：清与太平天国之争，至甲子春大势早定，金陵之摧，计时以俟而已。然在当时局中之焦急，局外之谤讥，正不知如何腾沸。文正欲令李文忠援其弟，而又虑分功生隙，其心事曲折，此三书和盘托出。吾人与其嘲为天人交战，勿宁佩其谋国之至忠。盖其家庭骨肉之间，私书淳复，其权衡利害，褒贬是非，

亦不过如此，则亦不失为得性情之正者，宜左文襄有自愧不如元辅之叹也。据后来军事家之论，曾军以无重炮，故久攻不下。今观第一书，文正欲借助淮军，正以其有大炮之故。诸帅忌嫉，湘、淮相轻，亦于第一书备见之。而文忠已逆知忠襄不欲他人攘其功，卒托词炮火不宜于夏，谢不往，非只为忠襄，乃为文正也。第三信言“贼米日发一斤四两”，此殆不确。太平军粮久匮，当时有湘军一面攻城，一面卖食之谣，谓守兵以财货置篮中与城外兵易粮。以理度之，或可信。忠襄此言，殆为其久攻不下自为地也。鲍超部下其时助攻金陵，以饷不足，几为变，幸鲍与曾家昆弟至洽，观第三书亦可见。其实究求此等史料，正不必求疵搜隙，当求文正何以成功之原因，则其量宏而思密，笃于友爱，而力规全局，实为群帅所不及。以如此相媚相毁之积习，居中策运，明察而能忠厚，能竟其功，实不易得也。诸书删改，皆文正自为之。袁海观制军（树勳）曾谈，昔岁从文正金陵督署，常见其将家书底稿躬自删改发钞，已有必传之意。又言，金陵夏热，文正常赤膊著夏布短裋，挽发作韭菜把，日持蒲葵扇，满口湘乡土音与宾客聚谈，间以谐噱。其不修边幅如此，而其虑事治军精细又如此。盖其运思深者，非放浪形骸，不足剂调以怡怗之也。其笃于兄弟，足见其天性至厚，亦是必成大功之一证。又金陵城破，一时谣言曾九帅得金珠无数，识者久辩为妄。而忌功造谤，国

人之常，虽同时诸帅不能无疑。不悦沅浦之王湘绮，更于《湘军志》著其微词。然忠襄实非富厚，叔章言，此三笈盖其后裔斥以出售，则其况可想。

二三九 嘉庆间湘赣械斗案

湘赣接壤，两省人士相沆瀣，予所识赣籍师友而习于湘者，尤不可胜纪。然百年前二省有大械斗之隙，死者累累。旧闻吴霭林言之，但言衅起于江西优人之饰蓝兔、白兔以嘲两湖籍者，近钩稽笔记，始得其详。此案始于嘉庆二十四年五月，湘潭有江西优人演戏火神祠，俗呼火官殿，演《渭水求贤》，念白至周家八百八十年，顿露土音，土人哗笑之，江西人以为辱。越三日复演于万寿宫，江西会馆也，土人哄笑如故。又三日，江西商乃设剧诱观者，闭馆门，举械杀数十人，乘墙倾糜粥以拒救者。县官闻报，至不敢迳入。县人大怒，时估舟舫湘江，湖南籍者多至数千艘，有东安水手举铁锚撞破馆门，闭者始窜出。于是聚众结四厂，日夜伺津渡寻斗，遇口音少异，辄格杀之。江西人亦滥死无算，死则投诸湘流，埋之郊野。全境汹汹，巡抚调协标兵千驻湘岸始散，遂成奏案，穷治其狱。先发者当坐，而江西人被害者无左证，其会馆中则搜出骨骰凡数十筐。其时巡抚周邦庆原籍江西，密令其乡人乘夜弃人骨湘水中，易以兽骨。县

人益愤其左袒，飞书京师，湘潭人周系英为侍郎，入对颇奏其事，有旨诘问。而周子诒桢，先以系英名致书巡抚，语不直江西人，邦庆以系英干预，劾免之。及委员到县，引问馆旁尹生某，证闭门杀人事，恫喝之，生惧不敢质言。探花石承藻方以给事中丁忧家居，往观讼，见生啜嚅状，叱叹之声闻于县庭，因并坐免。邦庆旋亦罢去，李尧栋继任巡抚，会总督治其事，仅坐诛倡乱者一人，从者流徙十余人以塞责。然土客犹相讎，江西贩商往往独行不归，惴惴不得意几五十年。至金田事起后，百业凋残，复就和睦。此案闻湘中有专书记之，两造案牍俱全，予未之见。此从陈伯弢诸人所纪，笔之以询湘、赣友人，大致不谬。大抵赣之农工多操劳役于湘，与土著积不相能，故爆发为此。案虽结，而码头争哄，至今犹时有之。吾国幅员过广，风俗往往殊隔，虽经数千年混一之陶镕，而省界扞格，其小节每不易迁就，故斯案实编社会史者所宜缉而存之也。然亦惟以幅员广历史久之故，一切哄争，旋起旋灭，不足目为大患。使在他洲，将必以为两族间之巨事矣。

二四〇 何平斋谈京通十七仓之弊

前谈十库，而未及于仓。仓与库相类，而弊更甚，盖钱有数而米量难计也。何平斋有谈京通十七仓者，今节

录之：

京通十有七仓。京仓日积月累，米色红朽，名曰老米，六品以下官俸及兵粮皆取给焉。其米色好者则储于通州仓，以备宫中所用及五品以上官俸。京仓米既朽坏，京官领米不能挑剔，只付与米铺打折扣而已。而兵米则不然，每次发兵米时，八旗都统必派员先看仓，此仓米色不对，则换彼仓，若此仓个个不要，则仓监督必当查办，于是请托行贿，百弊丛生，计无所出，只有亏之于米而已。亏之愈甚，竟至有放火自焚者，谓米之潮湿能生火也。仓弊愈甚而讹诈仓官者愈多，仓监督形同傀儡，而从中了事者，则皆仓书也。总之，领米者不能得好米，八旗官吏及参仓弊之被动御史与夫仓官、仓书皆得钱也。忆癸巳仓亏案发，奉旨查办，口说官话而从中黑幕，何曾是因公，米数固当查点，然数百仓厂何能遍查，只饰其名曰抽查而已。惟到仓时，看其厂座外潮地一律铺席，与缎疋库楼意同，席上粒米狼戾，结成饼团，几与粪土无异，任人践踏而过，暴殄天物，迄今思之犹为痛心也。

按朽米，即老米，有专嗜之者。旧都酒肆广和居、泰丰楼、东兴楼等五六家，皆以老米饭著名。广和居闭后，唯东兴楼尚供此制。岁久所储朽米吃尽，后此恐不可复得矣。

二四一 戴醇士去官之故

江翊云记陈仲恕（汉第）言，穆彰阿当国时，索画于

戴醇士，戴临吴墨井山水一幅畀之，意殊矜秘。穆彰阿大怒，以其为水墨，不设色也，谓人曰：“戴为某伶画扇尚设色，视我宁不如优人耶？”竟短戴于文宗，斥其行止不检，戴遂以侍郎降三品京堂候补。后虽殉难，得谥“文节”，然请建专祠卒不准，盖穆彰阿指摘其临终诗“撒手白云堆里去，从今不复到人间”二句为怨望也。仲恕此说，不知何所本。缪小山《云自在龕笔记》云：

道光己酉，两广总督徐广缙、巡抚叶名琛以“广东绅民不许英人入城”入奏，圣心喜悦，赏广缙子爵，名琛男爵，并各戴双眼花翎。戴（时值南斋）时奏对云：“臣曾督学广东，士习民风颇知一二，该督抚所陈奏，恐多铺张粉饰。”语毕，天颜甚不怿。旋因诏写扇，内有一二帖体字，传旨申饬。逾日复诏南书房翰林写匾额，内监传谕云：“要写字不错之张锡庚，不要写错字之戴熙。”公知恩眷已衰，遂乞骸骨。奉旨责公讳疾欺饰，降三品京堂，准其致仕。

合此观之，文节之去官，殆以直言与忤权相两事并案之故。穆为宣宗宠臣，而椎鲁黠暗，不知墨笔之尤珍于著色，文节被疑，良出意外。唯穆之谗戴，必在道光末年，翊云所记微误。文宗临朝未久，穆即斥逐，庚申是咸丰十年，穆彰阿以咸丰六年歿，又安得有指摘文节绝命诗之事乎？仲恕所言，末节尤为大误。

二四二 惜阴老人记冯子材

惜阴老人笔记中，有《纪甲申中法战事冯王关前凉山之捷》一文，冯，谓冯子材；王，谓王孝祺也。老人记此事，中附以己见，云：“战胜之理，全在统领得人。其人必德优于才，廉能服众，始堪驾驭部将，保卫士民，功成身退，不致造成一派。如我之南北，邻之长萨，乃祸福倚伏，非谋国所宜。”老成烛照，可谓名论。即以邻邦近变言，其尾大不掉生心害政之理，又何待重臣喋血，始知其弊耶？中法凉山一役，予以吾家与唐薇卿雅故，幼时读其《请缨日记》，心仪黑旗刘永福之功，然亦早知冯子材之名。尚忆少时读黄纸《京报》，见有太子少保、贵州提督冯子材遗摺，再三绎诵，此是光绪末年事。冯歿已八十六，告老后又起用，此是第四次出山，光绪三十年，应西林之约，治团练也。惜阴所记，是光绪九年至二十一年事。文曰：

中国自道、咸以来，因厉禁鸦片，英人启衅，肆意侵扰海疆，始粤而至浙至苏。庚申，英、法复犯津沽，且毁及圆明园，劫夺宝器，恃其军火精利，我每战辄北。迨光绪六七年间，法人蚕食我越南无忌，该国王阮福时具呈遣使，至粤至京告急，法使亦屡向总署诘问，秉政者悠忽推宕，迁延不决，致酿成中法之战。嗣以淮军宿将潘鼎新任桂抚，督兵镇

南关外，屡战失利。光绪十年四月，朝命张南皮署粤督，至十二月边疆警电日至，潘抚溃退入关，且至龙州。先已奏起前广西提督冯子材，其时在钦州本籍，即令募勇十八营，由钦州迅赴镇南关。并飭调粤之淮军统将王孝祺，率所统成八营，自粤省前往，会冯军合力攻敌，始有十一年二月初八日镇南关之大捷。十三日进拔谅山又大捷，法人受创而退，是为中国与外兵交锋始称战胜之一次也。同时滇边岑军覃修纲在临洮府亦获大胜。法国因此次战败而更换政府，立向我要求停战议和矣。当日奏报，仅可述战胜之迹，不及论战胜之理。战胜之理，全在统领得人。其人必德优于才，廉能服众，始堪驾馭部将，保卫士民，功成身退，不致造成一派。如我之南北，邻之长萨，乃祸福倚伏，非谋国所宜。今横暴日逼，听鼓鼙而思将帅，愿今有人，毋让冯王专美于前。述冯王可记者，以告来兹。冯少年时为同辈牵累，被拘至廉州府署前，适府教授过见之，谓汝系善良，即向府尊保释之。既达后，冯于两公子孙，报之终身。咸丰三年，已统兵驻镇江，与江宁粤寇相持数年，镇人至今德之。旋升授广西提督，与巡抚徐延旭不合，特摺奏劾之。以提督劾巡抚，向未有也。任广西提督最久，土匪李扬才等扰边多年，冯率部三次进剿，至关外及越境以平之。抚循地方，边民越族同深爱戴，均以冯爷爷呼之，表尊而且亲之意。自西提乞病在钦州本籍，因越事奏办团练。甲申十二月，忽接粤督南皮遣员赉书，并饷银五万两，书中声明一面奏闻，不及公牒，先此函达，速募勇成军，迅赴桂边。冯谓南皮系巍科名流，乃能识我，越事已急，我允之矣，随即招募部署赴镇南关。潘鼎新自统

鼎军五营骚扰地方，商販裹足，累及驻关各军无从购粮。迨冯军一到，乡民自辇米至冯营，冯优值以给，各军转从冯营得之。商民亦渐集，军心一定。冯军抵关，边民越民并越之教民，见冯爷爷来，均各采法营消息，时时来报，法人深忌之。向战驱越民在前，教民在次，乃易以法兵在前矣。冯以关前形势宽散，防彼马队冲阵，即赶筑长墙一道以扼之，我军越墙而出战。乙酉二月初八日黎明，冯、王两军当先，冯以帕裹首，短衣赤足草履，拉王手曰：“福臣（孝祺号），此是我辈报国之地，不得退一步。”凯旋后，至粤省，福臣告我：“老冯七旬临阵，奋发如少年，使人钦佩。予亦能自勉，为彼重视，引为同心，真幸事也。”王福臣向隶准军，李合肥平吴时，初到上海之偏裨，张靖达调粤，已简广西右江镇总兵，未到任，人极诚笃，仪表伟然。予就两广中军幕时识之，言于南皮。南皮亦已在可选之列，即商督办粤防彭刚直奏派援越。彭不能免湘淮之见，谓王福臣是看马，意为徒具仪观。迨二月初八日捷电一到，予对南皮言：“看马今为战马矣。”略一吐气。冯尤能廉俭自励，统领月薪八百两，不多取一分。向来统领在各营拨或三十名、五十名额饷充亲兵用，冯从未拨扣，故各营悦服。两子相荣、相华，派管带，均随众衣冠入见，与部下一律。战功开保文职，应候吏部核准，部胥迺函所保之员索费，此亦各军常用。冯乃大怒，即特参吏部尚书。以提督劾部臣，更前所未有也。均足见其拙直之性，非人可及。冯常喜写字，有求书者，仅书“天地正气”四字，亦署上下款，足见此老胸中只一团正气。中日甲午之战，南皮由两湖调署南洋，防务日急，复奏调冯募粤勇

十营，于次年三月到镇江暂驻，分防海州及宝山狮子林海口。闻欲自带红单船百艘，系粤东内海巡緝之帆船，直捣三岛。此船何能渡越重洋？亦不顾。年逾八旬，壮志益坚，亦足以激励懦夫。乙酉七旬生日，南皮特亲作骈文寿序两篇，一自送，一代粤省文武以荣之。吴清卿中丞为绘临阵小像，帕头易以翎顶，予得刻印一纸，尚存篋中。

按：《清史稿·冯子材传》：

光绪改元，赴贵州提督任。七年，还广西。明年，称疾归。越二年，法、越事作，张树声薪其治团练，遣使往趣驾。比至，子材方短衣赤足，携童叱犊归，启来意，却之。已闻树声贤，诣广州。适张之洞至，礼事之，请总前敌师干，卫粤桂。逾岁，朝命佐广西边外军事。其时苏元春为督办，子材以其新进出己右，恒悒悒。闻谅山警，亟赴镇南关，而法军已焚关退。龙州危棘，子材以关前隘，跨东西两岭，备险奥，乃令筑长墙，率所部厄守，遣王孝祺“勤军”军其后，为犄角。敌声言某日攻关，子材逆料其先期至，乃决先发制敌。潘鼎新止之，群议亦不愿战，子材力争，亲率勤军袭文渊。于是三至关外矣，宵薄敌垒，斩虏多。法悉众分三路入，子材语将士曰：“法军再入关，何颜见粤民？必死拒之。”士气皆奋。法军攻长墙亟，次黑兵，次教匪，炮声震山谷，枪弹积阵前厚寸许。与诸军痛击，敌稍却。越日，复涌至。子材居中，元春为承，孝祺将右，陈嘉、蒋宗汉将左。子材指麾诸将，使屹立，遇后退者刃之，自开壁持矛大呼，率二子相荣、相华跃出搏战。诸军以子材年七十，奋身陷阵，皆感奋，殊死斗，关外游勇客民亦助战，斩法将数十人，追至关

外二十里而还。越二日，克文渊，被赏赉。连复谅城、长庆，禽斩三画五画兵总各一，乘胜规拉木，悉返侵地。越民苦法虐久，闻冯军至，皆来迎，争相犒问，子材招慰安集之。定剿荡北圻策。越人争立团，树冯军帜，愿供粮饬作向导，北宁、河内、海阳、太原竞响。子材亦毅然自任，于是率全军攻郎甲，分兵袭北宁。而罢战诏下，子材愤，请战，不报，乃挈军还。去之日，越人啼泣遮道，子材亦挥涕不能已。入关，至龙州，军民拜迎者三十里。

此段叙次颇有声色，度以冯《行状》、《墓志》之类为依据。其叙二月初八日之战，亦特详。然以此与惜阴老人所记对核，则亦有不同者数事。惜阴言，奏起子材者为张文襄，而此言为张靖达。两者相较，自以《史稿》为长。盖张树声以北宁失守引咎辞总督职，请专治军事，得旨报可，以之洞代，此是十年四月事。靖达虽卸总督任，仍留粤治军，故起用冯子材治团练，正是靖达权限内事。惜阴文内之“先已”，亦正指南皮未到任以前，靖达所为。靖达不久革职留任，旋病卒，以后悉南皮事矣。观《史稿》中有“礼事之”三字，可知南皮所以笼络名将者甚至，惜阴所谓“巍科名流乃能识我”者，亦正吻合。所微参差者，何人先出奏耳。至惜阴记冯以提督特摺参巡抚徐延旭一节，按：徐延旭为广西巡抚，在光绪九年。及十年，法军陷北宁，不久遂逮问。而子材初任广西提督，在同治末年。光绪元年至七年，冯皆在